

学习《哥达纲领批判》



吉林人民出版社

学习《哥达纲领批判》

吉林省五·七干校 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

学习《哥达纲领批判》

吉林省五·七干校编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5年3月第1版 197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00册

书号 3091·33 定价：0.20元

毛主席语录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
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目 录

《哥达纲领批判》是两条路线斗争历史	
经验的总结	训练部 晓 程 (1)
发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第四期学员 吕彦博 (34)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无产阶级受剥削、	
受压迫的祸根	第二期短训班学员 刘承新 (41)
批判“分配决定论” 坚持社会	
主义分配原则	第四期学员 唐友松 (46)
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	第二期短训班学员 王秀云 (50)
歪曲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学说就是背叛	
无产阶级革命	第四期学员 董维祥等 (56)
批判“自由国家”的谬论	
强化无产阶级专政	第四期学员 朴渭绪 (61)
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	
普遍规律	第四期学员 安 绪 (66)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第四期学员 孙少康 (70)
坚持革命 反对倒退	训练部 耿 啸 (74)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拉萨尔主义的	
斗争(资料)	训练部资料室 (79)

《哥达纲领批判》 是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

训练部 晓程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是一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这部经典著作写于1875年，发表于1891年。

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不仅在批判拉萨尔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过程中，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原理，而且在批判拉萨尔机会主义政治纲领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第一次提出了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科学地论证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指明了康庄大道。它是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路线作不调和斗争的光辉典范，是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学习这部光辉著作，对于彻底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增强执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哥达纲领批判》是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和德国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

(1)关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国际工人运动的概况
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紧密联系着

的。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以后，国际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正如列宁指出的：“它带有‘和平’性质而没有发生过革命。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了。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西方进入了未来改革时代的‘和平’准备阶段”。（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这就是说，经过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的伟大风暴以后，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时，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在欧美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列宁所说的“‘和平’准备阶段”是指当时无产阶级的任务还不是立即象巴黎公社革命那样，采取暴力革命去夺取政权，因为客观条件还不成熟；而是要求各国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党，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加强建设，聚集和团结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准备参加将来推翻资本主义的战斗。由于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活动，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人组织不断壮大，工人运动得到了迅速发展。这是当时工人运动中的主要潮流。

在这同时，资产阶级一方面施用刽子手的手段，残酷镇压工人运动，另一方面又装出牧师的嘴脸，腐蚀工人队伍，从工人运动里寻找他们的代理人，破坏工人运动。当时，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即巴黎公社虽然存在七十二天之后失败了，但是，巴黎公社的革命风暴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巴黎公社的原则还对不对？巴黎公社的道路还要不要坚持？一句话，《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路线和原则还灵不灵？对这些问题，机会主义分子，拉萨尔分子的回答固然是否定的；在革命队伍内部，由于受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的影响，也有不少人对《共产党宣言》和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就是在这股反动逆流的喧嚣声中，有的人宣布退出第一国际，有的人公开投向敌人的营垒，成了可耻的叛徒。在德国，则发生了“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哥达纲领草案”出笼，以及马克思写作《哥达纲领批判》等重大事件。所以，《哥达纲领批判》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德国党内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产物。

（2）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两派的形成与对立

十九世纪上半期的德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比较落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落后于英国，政治上处于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

1848年的革命浪潮，给德国的封建制度以沉重的打击。以后，德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队伍不断扩大，无产阶级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矛盾也日趋尖锐。阶级斗争的发展，需要无产阶级进一步组织起来。

1862年，莱比锡的工人协会发起筹备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当时，打着社会主义旗号，从事政治鼓动工作的拉萨尔乘机混进了工人运动的队伍。1863年5月，“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莱比锡正式宣告成立。拉萨尔窃据了第一任主席的职务，并把他的机会主义观点写入了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章程，成了这个组织的指导思想，独揽了大权，推行一整套机会主义路线。

拉萨尔是个什么人？拉萨尔是个庸俗的民主主义者，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他于1825年出生于德国布累斯劳城一个犹太富商家庭。大学毕业后，从事律师工作。曾一度卷入过1848年革命潮流中，并与马克思结识。1848年革

命失败后，对革命悲观失望，把全部热情用在为哈茨弗尔特伯爵夫人打官司上，从中捞得一大笔钱，过着贵族绅士的奢侈生活。1862年，看到德国工人运动有了新的起色，他怀着个人野心混入工人队伍中从事政治鼓动工作，骗取了工人群众的信任。他在同马克思通信和见面时，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以便利用马克思在工人运动中的崇高威望来抬高自己。他剽窃马克思的学说，加以歪曲，并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各种谬论混杂在一起，到处自吹自擂，实际上他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拉萨尔的来往中，早已发现他的政治品质恶劣，看出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并指出，有证据表明“拉萨尔事实上背叛了党”（《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5年2月23日）。事实上，拉萨尔早在1863年5月起就同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多次秘密会晤，经常书信往来，在暗地里进行勾结。为了向反动政府献媚，他甚至把“联合会”的章程“尊敬地”送给俾斯麦过目，从而领取反革命津贴，出卖工人运动，疯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因此，拉萨尔又是一个暗藏在德国工人运动队伍中的内奸和工贼，是地主、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内部的代理人，是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者。

在思想上，拉萨尔是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信徒。他把黑格尔的所谓“绝对精神”奉为至宝，认为社会的发展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而是理性的不断进步。主张阶级调和，取消阶级斗争。

在经济上，拉萨尔宣扬“铁的工资规律”是工人贫困的根源，反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为资本主义剥削辩护，反对工人阶级为改善生活状况而进行必要的斗争；反对社会主义分配原则，鼓吹“不折不扣”及“公平分配劳动所得”

的谬论。

在政治上，拉萨尔鼓吹争取普选权，走议会道路。幻想依靠反动的普鲁士君主国的“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实现社会主义，以建立“自由的人民国家”，反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还把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当作“反动的一帮”，反对工农联盟，反对革命的统一战线，反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1864年8月31日，拉萨尔为了同人争夺一个贵族女人，在决斗时中弹丧命。因而才结束了他还没干完的出卖工人运动的无耻勾当。但是，他可耻地死去后，“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领导权仍然掌握在拉萨尔分子贝克尔、施韦泽和哈森克莱维尔等人的手中，继续奉行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

德国的工人运动向何处去？在这十分重要的时刻，马克思、恩格斯给予极大的关注。为了使德国的工人运动走上正确的道路，摆脱拉萨尔的影响，一方面继续揭露和批判拉萨尔门徒推行的机会主义路线；另一方面在德国工人运动内部进行了大量的团结、教育工作。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下，逐渐形成了以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为首的左派力量，通过同拉萨尔派的斗争，于1869年，联合会中的革命派全部退出了组织，并在爱森纳赫城召开了先进工人组织代表大会，按照第一国际的原则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爱森纳赫派”。这是在德国成立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

当时，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在组织、斗争策略等重大问题上都有着不同的观点，尤其在如何统一德国的革命道路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拉萨尔派支持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的道路。这样的统一，只能是巩固普鲁士地主在统一后的德国中的领导权，使德国仍然保存浓厚

的封建残余。爱森纳赫派却坚持马克思的主张，认为德国的统一应该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在德国消灭封建制度，实行自下而上的统一，建立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这是一条有利于德国发展，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道路。

这样，爱森纳赫派执行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同拉萨尔派执行的机会主义路线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和斗争。在1864年至1870年间，俾斯麦先后发动了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1871年1月德国在普法战争胜利后，成立了德意志帝国。

（3）两派合并及其“哥达纲领草案”的出笼

德国统一后，经济上形成了统一的整体，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无产阶级和反动统治阶级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但是，由于这时德国工人运动内部存在着两派对立的局面，因而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和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迫切地要求工人阶级克服分裂，统一自己的力量，以对付共同的阶级敌人，发展革命事业。同时，两派的主要分歧——德国统一的道路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因此两派合并的问题就提到日程上来了。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为了从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出发，在七十年代初，就曾经多次建议两派合并，但都遭到拉萨尔派的拒绝。

当时，德国的工人运动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具有重要地位，因为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以后，法国革命转入低潮，英国的工人运动由于工人贵族的出现和“工联主义”的破坏，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俄国的工人阶级正在日益觉醒之中，但还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而在德国由于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深入工人群

众，工人运动正在蓬勃兴起。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重视德国的工人运动，并且寄予很大的希望，指出：“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德国。所以德国工人阶级肩负着更大的责任”。（《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84页）。特别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革命期间，爱森纳赫派执行了第一国际的指示，为反对普鲁士王朝对法国的侵略，为支持巴黎公社起义，声援法国工人阶级，进行了英勇斗争。而拉萨尔派却站在沙文主义立场上，卖力地支持普鲁士政府的侵法战争，并且同野蠻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俾斯麦勾结，破坏法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路线，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爱森纳赫派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怀帮助下，基本上执行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坚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因而在国际和国内的无产阶级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得到越来越多的工人的拥护。相反，拉萨尔控制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由于顽固坚持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投靠反动政府，威信越来越低。同时，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工人中日益广泛地传播，促使许多会员对“联合会”的头目越来越不满，纷纷转到爱森纳赫派方面来。“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爱森纳赫派路线对了，一天比一天兴旺，人数从少到多，组织从小到大，使工人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拉萨尔派路线错了，结果被越来越多的工人所抛弃。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拉萨尔死后三年，即在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了，从此道地的拉萨尔主义便开始衰落”，“拉萨尔派整批整批地、接二连三地、大张旗鼓地转到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被称为爱森纳赫派的新党的队伍中来。”（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89页）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已陷入走头无路境地的拉萨尔派，看到

工人群众不愿意再跟他们走了，便企图利用合并机会搞投机，借爱森纳赫派在工人阶级中的威信和影响，来巩固其摇摇欲坠的地位。于是，拉萨尔派一反常态，从拒绝合并，变为主动要求合并，叫喊“团结”的声音比谁都高。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指出：“拉萨尔分子所以靠拢我们，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党已全部瓦解，是因为他们的首领都是些无赖或蠢驴，群众不愿意再跟他们走了”。

既然拉萨尔派找上门来，要求合并，这就给爱森纳赫派提出了一个要不要合并，以及在什么基础上合并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从当时德国工人运动发展的情况看来，两党如果能够革命原则上统一起来，这对党是有利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从来不对两党的统一，但是正如他们所正确指出的，两党必须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上达成统一，决不能对机会主义作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正如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指出：“我们应当以极其冷淡的和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他们，能否达到合并，这取决于他们有多少诚意放弃他们的宗派口号和他们的‘国家帮助’，并基本上接受1869年的爱森纳赫纲领或这个纲领的和目前情况相适应的修正版。”马克思在给白拉克的信中同样地指出，如果不能在革命原则上达成一致，“那就干脆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好了”，“决不会拿原则来做交易”。毫无疑问，马克思和恩格斯这种坚持原则而反对拿原则做交易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这是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者所应有的态度。然而，爱森纳赫派领导人没有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则性指示来处理两党的统一问题。他们为了急于达成统一而置革命原则于不顾，竟然对拉萨尔派的机会主义作了妥协和让步。

1874年10月，李卜克内西背着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派的头目哈赛尔曼一起起草两党统一后的《纲领草案》时，把拉萨尔主义全盘搬到党的纲领中来，并于1875年3月在两派机关报上发表了。

当时，被关在监狱中的倍倍尔曾对《纲领草案》表示过反对，但李卜克内西请求他别把这件事声张出去，以免妨碍合并。倍倍尔竟然也背弃了原则，同意了李卜克内西的要求。他说：“我向这个要求让步，因为合并也是我的心愿。党对于合并的要求非常强烈，必须把对于纲领的一切疑虑置而不论。毕竟所造成的错误以后可以补救。”（引自倍倍尔：《我的一生》）这样，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与其它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在合并和“纲领草案”问题上完全丧失了原则，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立场，对拉萨尔派作了不可容忍的让步，实质上是爱森纳赫派向拉萨尔派的投降。

（4）马克思对《哥达纲领草案》的严肃批判

“哥达纲领草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货色。它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大反动。这和1869年在爱森纳赫通过的纲领相比，也是个大退步。其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第一，在要不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5页）可是，相隔二十七年后出笼的《哥达纲领草案》，却离开生产资料占有制关系，泛泛地谈论“劳动”和“社会”，其目的在于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不要无产阶级起来革命，铲除资本主义这个社会祸害。

第二，在资本家是不是剥削工人以及怎样剥削工人的问题上，马克思在许多著作中，特别是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极其深刻地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和秘密，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可是，1875年炮制的《哥达纲领草案》，却把拉萨尔捏造的“铁的工资规律”塞进去，掩盖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妄图永久保存雇佣劳动制度。

第三，在无产阶级要不要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是肯定的。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可是《哥达纲领草案》却竭力鼓吹“议会”道路，主张要依靠反动的“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来实现所谓社会主义。

第四，在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根本问题上，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1850年，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更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页）可是，《哥达纲领草案》却背叛马克思主义，鼓吹所谓“自由国家”，妄图维护资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第五，在要不要同农民结成联盟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认为，贫苦的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而《哥达纲领草案》却追随拉萨尔主义，认为“对它（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实质上是妄图把无产阶级孤立起来。

第六，在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是国际性的，各国的无产阶级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互相支持，互相

援助，实行《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6页）而《哥达纲领草案》却完全抛弃了这一原则，用狭隘民族主义的口号代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战斗口号。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报上见到这个《纲领草案》的时候，感到极大的愤慨。马克思指出，这是“向那些本身需要援助的人们无条件的投降”。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日至28日写信给倍倍尔表明了他们对《纲领草案》的明确态度，严厉地批判了《纲领草案》中的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观点和其它错误，指出：“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加以批判的”。当时，马克思的健康情况十分不好，但是他还是对《纲领草案》作了全面系统和逐条逐句的批判。在4—5月间写成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

恩格斯指出，《哥达纲领》的内容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拉萨尔的词句和口号”；（二）“一系列庸俗民主主义的要求”；（三）“一些多半是《宣言》中抄来的本应是共产主义的命题，但是作了这样的修改，只要仔细一看，全部是些令人毛骨耸然的谬论。”

马克思对《哥达纲领》这三部分的内容，都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驳。

（一）批判了拉萨尔的词句和口号。在《哥达纲领批判》第一章中，批判了拉萨尔的所谓“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和“反动的一帮”等谬论；在第二章中批判了拉萨尔鼓吹的“铁的工资规律”；在第三章中批判了拉萨尔宣扬的依靠资产阶级的“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等谬论；在第四章中批判了

拉萨尔鼓吹建立什么“自由人民国家”即“自由国家”等谬论。所以，全书不仅剖析了拉萨尔主义的反动本质，而且揭露了《纲领草案》的作者接受拉萨尔的反动思想，向拉萨尔主义投降。

（二）批判了《纲领草案》提出的庸俗民主主义的要求。在本书第四章第一节的后半部和第二节，针对《纲领草案》提出的庸俗民主主义的要求，进行了批判。马克思指出，这些要求不是无产阶级的要求，是小资产阶级的要求。这些要求，有的是反映了拉萨尔对德意志帝国忠顺信仰的要求，如通过国家来实现普遍的与平等的国民教育，就是接受拉萨尔依靠“国家帮助”的思想；有的是没有越出资产阶级水平的要求，如信仰自由，诉颂自由；有的是属于含含糊糊很不明确的要求，如正常劳动日、限制妇女劳动；有的是空洞的愿望，甚至是反动的主张，如禁止童工；有的是微不足道的要求，如调整监狱劳动。这些要求是陈旧的、人所共知的庸俗民主主义的废话，而且这些要求也写得杂乱无章。

（三）批判了《纲领草案》篡改、歪曲了《国际章程》和《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在本书第一章第二节、第四节揭露和批判《纲领草案》篡改了《国际章程》，歪曲了《共产党宣言》。如：

在革命对象问题上，把《国际章程》中关于劳动资料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所垄断，篡改成劳动资料为资本家垄断，这样“仅仅攻击了资本家阶级，而没有攻击土地所有者”，从而保护了地主阶级。

在工人阶级解放的问题上，把《国际章程》中的第一句话“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篡改为“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变成了工人阶级应当解放劳